

馬元臺
急後令
註素問靈樞

靈樞經合纂卷之九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衛氣行第七十六

詳論 衛氣之行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

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

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

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

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

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

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于目。故為一周。

詳論 歲有十二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一夜。日隨天道環轉。遠地一周。而過一度。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日有十二辰者。夜半為子。日中為午。日出為卯。日入為酉。子位于北

午位于南。卯位于東。酉位于西。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是二十八宿。分位于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房位于卯。昴位于酉。虛位于子。張位于午。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房度在卯。畢度在酉。房至畢為陽者。日隨天道自東而西。漏下二十五刻。日正中而行至張度。又二十五刻而行至畢度。此晝日行于陽也。昴度在酉。心度在卯。昴至心為陰者。日隨天道自西而東。遠地

戴字舊本
誤作歲今
改正

同學高世斌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校正
黃昭兆啟華

環轉漏下二十五刻夜正中而行至虛度又二十五刻行至心度此夜行于陰也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者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循藏府之手足十二經脈與督脈任脈陽蹻陰蹻之脈度而行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水下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晝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總屬此十六丈二尺之脈度無分陰與陽也其晝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藏者晝行於三陽之分夜行于五藏之陰與循經而行者各走其道蓋衛氣之循經而行者與脈內之榮氣交相循度環轉晝行于陽夜行于陰者與脈外之榮氣相將而行晝行于皮膚肌腠之間夜行于五藏募原之內與晝夜循行十六丈二尺之經脈五十周者不同也是以平旦氣出于陽而目張暮則氣入于陰而目瞑故下文曰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蓋言日行一舍衛氣之行于陽夜行于陰者應日隨環轉繞地環轉衛氣之循經而行者應月與海水之盛虧于東西故曰人與天地參止與日月相應也○按厥論曰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陽明者表也為之行氣于三陽而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頰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門者合陽明而入于頰脈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頰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門者合陽明而入于頰脈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頰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門者合陽明而入于頰脈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頰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門者合陽明而入于頰脈

論此言衛氣之行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而一晝一夜乃五十度周于身也出入者或出陽經以入于陽明之頰脈是榮衛之行于皮膚而內行于經脈外內行于經脈也此言衛氣入于陽明之頰脈是榮衛之行于皮膚而內行于經脈外內行于經脈也此言衛氣入

當為南北之經經者自縱而言之也旦之卯時夕之酉時當為東西之緯緯者自橫而言之也繞天一

周有二十八宿而一方計有七星四方各七則四七計有二十八星其房昴為東西之緯虛張為南北

之經是故房至畢則為星之屬陽者也昴至心則為星之屬陰者也陽星則主于晝陰星則主于夜故

人身衛氣之行一日一夜當為五十周于身其晝日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太陽而至于手陽明

也夜行于陰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少陰而至于足太陰也彼六氣者自甲子以至戊辰五歲方周百刻

見素問六微皆大論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於早晏何如岐伯言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氣始於水下

一刻至戊辰歲初之氣又始於水下一刻周而復始而衛氣則一晝夜而周故謂之周于五歲也何

以見晝行陽經者二十五周是故自平旦之時則行于陰經者盡矣此陽氣者即衛氣也出于目之睛

明穴正以目開則衛氣上行于頭乃循項下足太陽膀胱經之眾穴又循背下至足小指之端至陰穴

其在頭而散者別于目之銳眥近聽宮穴下手太陽小腸經而至于手小指外側之少澤穴其在頭而

又散者別于目銳眥即足少陽之瞳子膠穴以下足少陽之經而注于足第四指間之竅陰穴又從而

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以下至手小指之間闕衝穴其別而散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頰脈上近足陽明經

之承泣穴乃注足陽明之經而下行至足跗面之衝陽穴入次指之間厲兌穴其在頭而散者從耳下
下行手陽明經之迎香等穴以入手大▲當作次指之間商陽穴入手掌中此則畫行于陽經者如
此計二十五度至夜則行于陰經亦二十五度其至于足少陰腎經乃足心之湧泉穴出內踝下行陰
分自足少陰腎經而行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其夜行于陰經者計有二
十五度至明日平旦陰經已盡而陽經又受氣則復因目開而會于日
又自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始也故謂之五十度為一周者以此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三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
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
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
舍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
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分一周與十分藏
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
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寔者奇分不盡故也

按伯高所言大約日行舍數衛氣所行之數俱舉成數而
言愚今細分其數則於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數庶無繆
矣以俟後之明
者而再訂之

注日行一舍者目行乎一宿又
注度也人氣行一周者言衛也

注此承上文而詳言衛氣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義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人
注氣者衛氣也對天之日數而言故謂衛氣為人氣此當言日行舍八分七釐半漏水下三刻一分二

釐半人氣行一周五分六釐二毫半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一舍
七分半漏水下六刻二分半人氣行三周一分二釐半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
▲當云日行二舍六分二釐半漏水下九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四周六分八釐七毫半日行四舍
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當云日行三舍半漏水下十二刻半人氣行六周二分半日行

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當云。日行四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十五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七周八分一釐二毫半。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當云。日行五舍二分半。水下十八刻七分半。人氣行九周三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六舍一分二釐半。水下二十一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十周九分三釐七毫半。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舍。水下二十五刻八分。人氣行十二周五分。又當增云。日行七舍八分。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十五周六分二釐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二釐半。水下三十四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分八釐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三十七刻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一舍二分七釐半。水下四十分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分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三舍一分二釐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三釐七分半。人氣行二十一周一刻八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陽盡于陰。陰受氣矣。▲至此則行陽經者已盡。而陰經當受衛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少陰腎經。此乃一晝一夜。而為五十度之一周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陰藏者。諸經陰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平旦則復合于目。蓋又自睛明穴而始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陰經陽經。所行一日一夜之內。合所餘之分。有十分身之二。身之四。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正以其所值之時。有奇分未盡故耳。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且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註

此論四時晝夜有長短之分。然各有分理。以定氣之在陽在陰也。如春秋晝夜平分之時。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日出卯初一刻。以一刻人氣在太陽為始。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

一日一夜。水下百刻為一周。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至日入而止。為晝。隨日之長短。皆以卯初一刻。人氣在太陽。為紀。而刺之。謹候其人。氣在于陽分之時。以刺陽病。人氣在于陰分之時。以刺陰病。此病可與期而愈。如失時反候。百病不治也。實者。邪氣實也。來者。謂氣之始來。如邪在陽分。以水下一刻。五刻。九刻。氣始來于陽。而即刺之。所謂迎而奪之也。虛者。正氣虛也。去者。謂氣之已去。如陽氣虛者。以水下三刻。七刻。十一刻。人氣將去。陽而之陰之時。以刺之。所謂追而濟之也。如病在陰之虛實者。亦如此法。是謂違時。如病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于陰而刺之。○倪仲玉曰。必候其氣在于陽者。在三陽之分也。在于陰者。在三陰之分也。以三陰三陽之為病。亦候其氣之在三陰三陽之分治之。

論此言刺諸經者。必候衛氣之所在而刺之也。帝疑衛氣在于人身。上下往來。理當候其氣之在陽在陰。而刺之。若不以期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者。奈何。伯高言。正當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也。故雖日之所分。有少春分。後日長。秋分。後日短。而春夏秋冬。其晝夜刻數。各有分理。然所以候衛氣者。常以平日為紀。則知其行于陽經。以夜盡為始。則知其行于陰經。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其二十五刻者。四分之一。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出而起。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大約以半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則病可與期。若失時反候。則百病不治。故曰。病實者當瀉之。宜乘其氣之來而迎之。病虛者當補之。宜乘其氣之往而隨之。所謂氣有來去。即氣有存亡。即氣有存亡。即可候病有虛實。而刺之。是謂之違時也。故晝行于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合足手而言。▼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夜行于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合五藏而言。心。脾。心。包。絡。▼必候其氣在于陰。而刺之。其氣三陽三陰者。下文正詳言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

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十二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十六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四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五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七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八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三十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三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三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三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三十四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三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三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三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三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三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四十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四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四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四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四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四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四十六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四十七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四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四十九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五十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五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五十二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五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五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五十五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五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五十七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五十八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五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六十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六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六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六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六十四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六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六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六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六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六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七十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七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七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七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七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七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七十六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七十七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七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七十九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八十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八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八十二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八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八十四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八十五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八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八十七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八十八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八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九十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九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九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九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九十四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九十五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九十六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九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九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九十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一百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陰腎經之分水下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內論九宮八風故名篇

立秋 坤 主委

立秋二 主委 西南方

秋分 兌 倉果

秋分七 倉果 西方

立冬 乾 新洛

立冬六 新洛 西北

夏至 離 上天

夏至九 上天 南方

中央 招搖

招搖中央

冬至 坎 叶蟄

冬至一 叶蟄 北方

立夏 巽 陰洛

立夏四 陰洛 東南方

春分 震 倉門

春分三 倉門 東方

立春 艮 天留

立春八 天留 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

疏 盧良侯曰。此章論太一所居之宮。徙遊之日。以下應君民將相之安否也。太乙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主之方。月令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三氣謂之節。冬至于之半。一陽初動。乃歲時之首也。是以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本宮居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于天留之宮。天留艮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倉門之宮。倉門震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陰洛之宮。陰洛巽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徙居于天宮。天宮離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玄委之宮。玄委坤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倉果之宮。倉果兌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新洛之宮。新洛乾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徙居于叶蟄之宮。是明歲之冬至矣。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復始此太乙一歲所居之宮也。○倪仲玉曰。坎宮名叶蟄者。冬令主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蟲始振。故名曰叶蟄。艮宮名天留者。艮為山。正而不動。因為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震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為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為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上之象。因為名坤宮。名玄委者。坤為地。玄幽遠也。委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名倉果者。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是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戴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此九宮之位。應于八方四時。各隨時而命名也。

汗當作早

二四為陰

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

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註 盧良侯曰此太一日遊于九宮也數所在日者以所在之宮數至九日而復反于本宮也如居叶蟄宮六日而至玄委七日而至倉果八日而至新洛九日而復反于叶蟄之宮如居天留之宮即從天留數至九日而復反于天留也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風雨者天地陰陽之和氣是以太一移宮之日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本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如先期而風雨主多雨水後期而風雨則多旱燥此太一出遊之第一日即移宮之第四十七日也二至二分乃陰陽離合之候中宮乃占八風之時是以

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春夏之交東南風秋冬之交西北風此天地四時之正氣故主生長養萬物

從其衝後來者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是為虛鄉不正之風

主傷人而殺害萬物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日避者太一出遊之一日也

註 此言太乙居九宮之日各有所忌也太乙者歲神也素問六微旨太論有太乙天符為貴人此則

不止天符年常以冬至之日居于坎方叶蟄之宮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為春分

而立春而居于艮方之天留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為春分

而居于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日至次日乃一百三十九日也則為立夏

夏而居于巽方之陰洛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八十三日至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為立夏

夏至而居于離方之上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為立夏

立秋而居于坤方之玄委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七十五日也則為立秋

而居于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三十一日至次日乃三百三十二日也則為立秋

則為立冬而居于乾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三百六十六日也則為立冬

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乙所遊之日假如冬至至居叶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處至為一立秋為二春分為三立夏為四中央為五立冬為六秋分為七立春為八夏至為九復反于冬至之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天必多雨後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民必多汗不唯是也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當占在君在春分之日有變當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當占在吏在秋分之日有變當占在將者病猶惡也有大風折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之宮與其分之貴賤如君相吏將民之謂也其風從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來自北方春分來自東方之謂是之謂實風也主生長以養萬物者或從其衝後而來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夫是之謂虛風也主殺害以傷人者謹宜候

此虛風而避之。唯聖人避之。如矢石。所以邪弗能害也。按本經歲露篇以太乙冬至居叶蟄宮。而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立春之日。而風雨從西方來者。為虛風。則此篇所謂從後來者。為虛風。須知東西以東與南為後。北以南與西為後也。

是故太一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折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為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于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為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為擊。作偏枯矣。

張

盧氏曰。太一出遊之第五日。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八風者。四正四維之風也。夫人之五藏。

生於五方五行。內合六府。外合于皮脈肉筋骨。是以八方不正之風。內傷藏府。外病形身。此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也。如居叶蟄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南西二方而來。如居倉門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西北二方而來。數所在日。而曰不正之風。皆謂之虛風也。三虛者。乘年之虛。逢月之虛。失時之和。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者。止傷于虛風也。淋露寒熱者。汗出而為寒。為熱也。犯其雨溼之地。則風溼相擊。而為痿。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為擊。作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倪仲玉曰。重言聖人避風如避矢石者。上節謂避太一出遊之第一日。此避太一立于中宮。所朝之八風也。

在日謂在

某宮之日

內經曰汗

出若霧露

之溉

註此又言朝八風可以占吉凶也。南方屬火，主於熱，人之心應之，通於脈，故風從南方來者，名曰大弱。故風從西方來者，名曰剛風，其傷人內含於肺，而外在於皮膚，其氣主於為病之燥也。西方屬金，主於燥，人之肺應之，通於皮膚，寒人之腎應之，通於骨，故風從北方來者，名曰大剛風，其傷人內含於腎，而外在於骨，及肩背內之脊筋。▲脊筋之義，詳歲露論中。其氣主於為病之寒也。東方屬木，主於風濕，人之肝應之，通於筋，細其氣主於肝為病之風濕也。夫東方主風，而曰濕病者，以風為嬰兒，其氣尚柔，不能勝濕，故也。其間西南方來者，為謀風，內傷於脾，而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東南方來者，為弱風，以未主於土也。內傷於胃，而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戊辰亦主土也。西北方來者，為折風，內傷於小腸，而外在於手太陽之脈。東方來者，為凶風，內傷於大腸，而外在於兩脇，傍骨下及肢節，以大腸與別府不同，皆能受傷者也。此八風者，皆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即虛之鄉來也。如立冬而風從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西方來，立夏而風從北方東方來，立秋而風從南方東方來者，是也。三虛者，據素問刺法本病二篇，則以人憂愁思慮傷心，及汗出于心，驚而奪精，為一虛。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是也。失時之和，為一虛。即春為一虛。即司天失守是也。逢月之虛，為一虛。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是也。失時之和，為一虛。即春應暖，而反寒之盛是也。據此篇，其人已虛，其風又虛，其歲又虛，是謂三虛。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矣。假如人實歲實，而風虛，則止為淋露寒熱，蓋人為露所淋，必發為寒熱也。或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痲病，故聖人避此虛邪之風，如避矢石。若有三虛，而為邪風偏中之，則又為擊仆，為偏枯矣。擊仆者，如擊之而仆，暈也。偏枯者，或左或右偏枯也。

九鍼論第七十八

註篇內第一節詳論九鍼，故名篇。自天忌至末，皆用鍼者之當知，故并及之。凡內經全書之論鍼者，皆不出此九鍼耳。真萬言一律也。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眾多博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

為去聲
令平聲下
同

毫毫同

乾為天為
蓋天主覆
蓋

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治。鍼必簡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為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為瘤病者也。故為之治。鍼必簡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子于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于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毫。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于經。而為痛痺。舍于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鍼令尖如蚊虻。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固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于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于機關大節者也。其為之治。鍼令小大如槌。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者也。

此篇論九鍼之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于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于鍼。乃交相輸應者也。此篇論九鍼之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于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于鍼。乃交相輸應者也。

起黃鍾之數。以鍼應數也。肺屬金。而位居尊高。為藏府之蓋。故應天者。肺脾屬土。而外主肌肉。故應土者。肉也。血脈者。人之神氣也。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經絡出于四肢。以應歲之十二月。故合于四時。八風五居九數之中。故主冬夏之分。分子于午。律分陰陽。故合十二經脈。七竅在上。故應天之七星。人之四肢。應于四旁。骨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野者。在天為分野。在地為九州。在人為膺喉頭首。

手足腰脇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于天氣此論九鍼之道通于天地人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也

內納司

此節當與素問鍼解篇第二節參者

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筓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鍤鍼。取法于黍粟之銳。長

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筓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鈹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于釐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

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瘻者也。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

長鍼。取法于暴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于鋒鍼。其鍼微圓。長四寸。主取太氣不出

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

此論九鍼之制。有大小長短之法。而取用各不同也。夫人之氣血。合天地陰陽。晝夜旋轉。無所不

息。少有留滯。則為痺為癰。是以九鍼之用。皆取氣取癰取痺。蓋鍼者。所以斡旋天地陰陽之氣

也。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長短之法也。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二以法

地。三以法人。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正以聖

人起天地之數。一以至九。故分天下為九野。若九以九之。則為八十一。乃黃鍾之數。亦然也。以鍼應數

故制之為九鍼耳。其鍼之曰第一者。所以應天也。天屬陽。而五臟之應。天者唯肺。肺為五臟之華。蓋

皮則為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鍼者。其頭大。象天之陽也。其末銳。令無得深入。而使陽氣出也

故下文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其頭雖大。其近未約寸半許。而漸銳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者用之。正以出陽氣也。其鍼之曰第二者。所以應地也。地為土。而人之應上者。唯肉。故為之治鍼者。其身雖筓。以竹為之。其體直。故謂直為筓。其末則圓。令無得傷肉。分則邪得竭。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筓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之氣也。其鍼之曰第三者。所以應人也。人之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唯血脈。故為之治鍼者。其身則大。其末必圓。令可按脈。而勿臨。以致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下文三曰鍤鍼。取法于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氣之出也。其鍼之曰第四者。所以應四時也。四時有八風。而客于經絡之中。乃為癰病。癰者留也。癰病也。故為之治

鍼者必蓄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其熱出其血而使痼病之得竭故下文曰鋒鍼取法于繁鍼其
 身則蓄其末則鋒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其鍼之曰第五者所以應五音也夫五者主冬夏之
 分以于午而分所以為病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故為之治鍼者令其末如劍鋒
 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鉞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也其鍼之
 曰第六者所以應六律也六律所以調陰陽四時而合于人身之十二經脈令虛邪客于經絡而為暴
 痺故為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釐且圓且銳其中身則微大所以取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
 法于釐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其鍼之曰第七者所以
 應七星也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為邪之所客則舍于經絡而為痛痺故為之治鍼者令尖如蚊虻之喙
 靜以徐往微以久留則正氣因而復其真邪雖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
 文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其鍼之曰第八者所以應八風也
 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合八正之虛風▲二至二分四立為八正合於東西南北東南西南西
 北東北之八風即八風以傷人則內于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故為之治鍼者必長其身鋒
 其末而可以取深遠之痺故下文八曰長鍼取法于橐籥長七寸正主於取深遠之治鍼也必長其
 日第九者所以應九野也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淫邪流於身如風水狀其流不能
 過於機關大節故為之治鍼者令其小狀可大如鏡其鋒微圓可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
 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按此九鍼本經過九鍼十二原九
 鍼及此三篇相同後世不明此九鍼而又妄于用鍼穴不分經補瀉無法天札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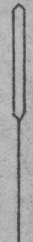
○九鍼之圖

一曰鏡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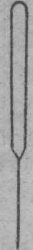
其頭大其末銳
 取法於巾鍼至
 末寸半漸銳之
 長一寸六分主
 熱在頭身用之

二曰圓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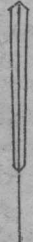
蓄其身卯其鋒
 取法於繁鍼長
 一寸六分主治
 分肉間氣滿用

三曰鍤鍼



其身大其末員
 取法於黍粟之
 銳長三寸半主
 按脈取氣令邪
 氣出

四曰鋒鍼



蓄其身鋒其末
 取法於繁鍼長
 一寸六分主癰
 熱出血用之

五曰鉞鉞

其末如劍鋒可
以取大膿廣二
分半長四寸主
大癰膿用之

七曰毫鉞

尖如蚊虻喙取
法於毫毛長一
寸六分主寒熱
痛痺在絡

九曰大鉞

其鋒微員取法
於鋒鉞長四寸
主取火氣不出
關節

六曰圓利鉞

尖如薙且員且
銳微大其末反
小其身取法於
毫鉞長一寸六
分主取癰痺

八曰長鉞

長其身鋒其末
取法於纂鉞長
七寸主取深邪
遠痺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骨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清治之。是謂天忌日也。

天忌 天忌見素問八正神明論前官能篇此節當參前九宮八風圖看

張

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蓋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竅皆上通于天氣。是以身形應九野。而合于天之四時八節也。手足之主。戊己者。土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膺喉頭首應夏至者。身半以上為陽也。腰尻以下應冬

喝當作嘔 又當作嘔 痰素問血 氣形志論 與此節同 但彼曰病 生於咽嗝 者為是彼 曰治之以 甘樂此曰 甘樂者是 彼末句云 是謂五形 志也此節 之末句有 缺

按世鍼灸法最忌九宮屍神。九部屍神。十二部屍神。此固當遵。然前九宮八風篇內有太乙所在九宮。及此篇身形應九野。乃神聖所言。尤合五行九宮八卦大義。今舊有太乙神人歌。凡鍼灸破癰者。切宜忌之。○立春辰上起天留。戌寅己丑左足求。春分左脇倉門震。乙卯日見定為仇。立夏辰己巳巽。陰洛宮中左手愁。夏至上天丙午日。正值膺喉離首頭。立秋玄委宮右手。戌申己未坤上遊。秋分倉果西方兌辛酉。還從右脇謀。立冬右足加新洛。戌戌己亥乾位收。冬至坎方臨叶蠶。壬子腰尻下竅流。五臟六腑并臍腹。招搖諸戌己中州。

形樂志苦。病生于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形

苦志苦。病生于咽嗝。治之以甘樂。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膠藥是謂形

形樂志苦 此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志有偏苦偏樂之分。故治法亦宜守一勿失也。夫富貴之人。血脈留滯。故當治之以灸刺。而通血脈。形苦者。勞其筋骨。故當治之以熨引。以舒其筋。形樂志樂。則心廣體胖。故當治之以鍼石。以疏氣。志者心之所發也。咽乃胃府之門。而胃主肌形。鬲肝乃心之蔽骨。而內應于心。藏故形志皆苦者。病生于咽嗝。此病在不足。故當調之以甘樂也。驚傷心肝。恐則傷腎。是以形數驚恐。則筋脈不通。榮氣不行。則為不仁。此病因于內。故當治之以按摩。膠藥是謂五

形苦志樂 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異也。形在外。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屬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

五臟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此以下。意言明乎九鍼之道。更當知五運六氣之微。五運者。五行之化。運合于五藏六府。而主出入。六氣者。主司天在泉。合人之三陰三陽。而通于手足。十二經脈。以九九之大數。而合于五六之變。

化。可通于無窮。可傳于後世矣。噫者。中焦之逆氣。上走心為噫。故心主噫。陰陽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為欬。語者。論難也。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故肝主語。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氣不能灌溉于四藏。

噦吐詭呃
逆也
素問云五
氣所病

則津液反溢于外敷故為吞嚙之證本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為足少陰補足太陽蓋腎氣上逆欲引而下則為欠

註此言五臟之氣為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為噫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夫曰心為噫又曰寒氣轉于胃正以心氣主噫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

耳至于本經經脈篇論脾之為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五篇云噫飽出息也又曰氣轉也論語云噫斗筭之人朱註云心不平聲海篇云痛聲也理以飽出息及氣轉為是朱註與海篇皆儒

書義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為欬故肺主于欬也又陰陽應象大論言肝在聲為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而此言病也吞者海篇曰食咽也然病時氣亦能吞也欠者張口轉氣也口問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半夜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則數欠

六府氣膽為怒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

註宣明五氣論與此大同

王子律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氣逆則為怒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大腸小腸受

化則出是以不約則為遺溺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為水病矣

註此言六府之氣為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曰膽為怒者以肝與膽為表裏也胃

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大腸小

腸為泄者蓋大腸為傳道之腑水腸為受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之證也

膀胱不約為遺溺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又脈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為遺溺如此也下焦溢為水此下焦

者即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利故汎溢之為水病耳

張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
王氏曰酸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血氣肉筋骨五藏之所生也是以五味各自走其道

此言五味之入五臟也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
此與宣明五氣論亦同但彼末有云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臟之精氣并于所虛之藏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腎在志為恐今肝氣得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憂夫在志為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心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病也肺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悲夫在志為憂而此曰悲者憂甚則悲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恐脾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畏夫在志為思而此曰畏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臟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臟氣所惡者也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臟所惡之邪也
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脈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臟各有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臟久勞各有所傷也
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此節宣明論之五味所禁較此更詳

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
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藏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

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張注王子律曰：裁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口，內養五藏，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馬注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即上節之義也。

五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張注王子律曰：腎為陰藏，在體為骨，故陰病發于骨。心為陽藏，在體為脈，故陽病發于血。脾為陰中之至

陰，在體為肉，故陰病發于肉。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

腎氣獨沉之義。蓋因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為牡藏，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為痿厥，故肝藏之陽病發

于冬。肺為牝藏，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為痰瘧，故肺藏之陰病發于夏。故言五藏發病，有因所生之母

氣而為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為病者。以五藏錯綜而論之，皆能為病者也。

馬注此言五藏之病，有所發也。腎為少陰，主于骨，脾為太陰，主于肉，故陰分之病，發于骨肉，心為牡藏，主

于血，故陽分之病，發于血。此則以五臟所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陽病發于冬。陰虛不能勝陽，故陰

病發于夏。此則以五臟之時言也。

五邪。邪入于陽，則為狂。邪入于陰，則為血痺。邪入于陽，轉則為癩疾。邪入于陰，轉則為瘡。陽入之于陰，病

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

張注王子律曰：邪入于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

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疏也。痺者，閉也。邪入于陰，

癩當作癩 喜當作善 此與宣明 五氣論同

狂 此言五邪之為病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而按此曰：陰陽乃營氣衛氣，然陰陽諸經為表為裏，其義亦該之矣。宣明五氣論曰：搏陽則為癩疾，而此曰：邪入於陽，搏則為癩疾，則癩當為顛正以陽氣上升，故項巖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為瘡，而此曰：邪入於陰，搏則為瘡，正以陰為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為瘡也。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於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於陽，則其病也。多怨是乃五邪為病也。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註 藏平聲。此與宣明五氣論同。但彼則腎止曰藏精，不及志。難經兼言腎藏精與志，故言有七腎之說。

本神 篇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肺藏氣，氣舍魄。心藏脈，脈舍神。腎藏精，精舍志。神志魂魄意五藏所藏之神也。

註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藏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

註 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張 王子律曰：上節論五藏內藏之神，此節論五藏外合之形。

註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是之謂五主也。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

註 此節與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五音五味篇大同小異，當以素問為的。

註張 王子律曰此與五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惡。

註 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氣。此同。少陰常少血多氣。此同。厥陰常多血少氣。此同。太陰常多氣少血。此異。還以素問為是。又曰刺陽明出血氣。此同。刺太陽出血惡血。此同。刺少陽出血惡氣。此同。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者則惡出之也。

註 足陽明太陽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心主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此與血氣形志論同。

註張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合于手足十二經脈六藏六府蓋鍼有九九人有九九地有九九皆上通于天之六六也。○王子律曰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先論五行而後論六氣。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表裏也。胃與脾膽與肝膀胱與腎各有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大腸與肺三焦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有表裏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末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

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蓋必先去其本經受病之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若急心若緩脾若濕肺若氣上逆腎若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爽脾欲緩肺欲收腎欲聖之類。所欲出素問藏氣法時論。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

註 末以違其風而過其雨者為過歲露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脊而下。

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脊而下。

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脊而下。

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

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

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按此節當與素問瘧

全章大義論衛氣充行于皮膚肌腠為形身之外衛。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運之開闔。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于伏衝之脈。其行九日。上出于缺盆。應月行一月。而

一周。天海水西盛。入血氣積。肌肉充。海水東盛。入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應海水之消長。蓋一日一夜。天道遠。地一周。水天之氣。上下相通。而月以應水也。衛氣行于肌腠之間。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

皮膚緩。而腠理開。故以夏傷于暑。秋成瘧疾。以證衛氣之行焉。瘧者。暑邪藏于肌膚。秋時陰氣外出。陰

與陽遇。寒與熱爭。邪正相持。而發為瘧也。風府督脈穴在腦後髮際中。邪氣客于風府。循脊而下。衛

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此邪先客于脊背也。故衛氣每至于風府。則

腠理開。則邪氣入。而與衛氣相遇。則病作。衛氣日下一節。故作日。要也。蓋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

節。之腠理。邪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也。伏衝者。衝脈伏行背裏。為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

下。從內而上。環轉一周。應天道也。○虛良侯曰。衛氣行陽行陰。應天與日之晦冥。循脊而下。注衛脈

而上。應天道之運行于外。而復通貫于地中。衛氣內注于伏衝之脈。外注于

足陽明之脈。猶司天在泉。上下環轉。泉在天之下。而與地中之經水相通。

此言瘧之所發也。所以有晏有早也。帝以瘧之所發。或早或晏。有時為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于風府。徐督脈經穴。其邪自項循脊而下。行脊之兩旁為脊。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

故曰地有經水人有衛氣

穴論骨空論言衝脈所發皆行於腎經之穴則衝脈外行於穴而內行於腎脈故腎脈與衝脈伏行於脊筋之內遂謂之伏脊之脈信可以合而為一者也又按腎脈從膝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膝上貫肝而入肺中以其貫脊而又直行則脊之內有脊脊之內有筋乃衝腎之所共行者也由是循伏脊之脈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于缺盆之中係足陽明胃經穴在前頷下橫骨陷中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稍益而早也

至其內搏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積積而作焉據瘧論云其間日發者由邪氣

內薄於五臟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衝氣俱行不得皆出故問日乃作也此節當以瘧論參考宜為問日而發故云然否則上下不相蒙矣

內搏五藏者邪留于五藏之募原募原者橫連于藏府之脂膜瘧邪內搏于五藏募原之間則其道遠其氣深不能與衝氣俱行而外出故不能日作而問日乃發也此言衝氣夜行于陰者行于五藏募原之間也

此言瘧之問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於每日發之而次日日發者謂之問日而發也正以邪氣內搏于五臟橫連于募原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而行者遲不與衝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乃發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

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節字行按瘧論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

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脊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今此節不若素問之詳必與彼參看始明

此承上文申明衛氣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矣蓋歲有三夜正朔日之平旦而大會于風府也其明日日下一節則邪與衛氣亦會于下節而不會于風府矣蓋

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開則邪循脊而下又與衛氣相遇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謂衛氣日下所

晝夜合一
十分
從缺盆循
咽而上巔

循項而下
則日晏也
正每月朔
日會于風
府

舍之節則其府也。故曰：常大會于風府。常者，謂一歲之中，常十二大會于

風府也。大會者，與督脈相會。蓋始于風府。其日下所舍之節，即其府也。

註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于風

府，則腠理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固宜邪之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也。然有不

當於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上風府乃督脈經穴名，此風府乃風之所舍為府也。義見

下文及上瘧論。如瘧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邪

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邪氣至于背而病，中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邪氣至手足

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相合，則必開其腠理而發病，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

府而

入哉。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依，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

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註**依當作休，按瘧論，帝曰：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

故衛氣應乃作，此節不

若瘧論尤詳，當參看。

註風乃天之陽邪，故留于表陽之分，瘧乃風寒暑溼之邪，主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

經絡之出入，沉以內搏，與衛氣相應乃作，蓋衛氣隨經絡，交相逆順而行者也。

註此言風證與瘧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

常留其處，所以常在，而無作止，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內薄，故必因衛氣

之應而瘧始作也。▲風證之風，即素問風論之風，如寒熱中寒中瘧風之類。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

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入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

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註此言邪氣必因其開而入深也。四時有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暑風，寒則皮膚

因寒暑之開閉也

註此言賊風之中人。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由於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云云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理之開而入之。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人者。至猝而暴。及因其閉也。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特遲以緩耳。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閉。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郤。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張

此承上文。申明人氣之虛實。開闔。應天時之盛衰。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衛氣日行于陽。夜

曲禮曰。日生于東。月生于西。

行于陰。應天道之開闔。日麗天而遠地。一周。衛氣從風府而下。至骹骨。注衛脈而上。出缺盆。應一月。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水之消長。月郭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盈。吳虧于西。則滿于東。月生于西。故從西而盛于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郤。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而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煙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之處。故曰。腠理。烟垢者。火土之餘也。三焦主火。肌肉主土。故腠理薄。則烟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脈之氣亦消散也。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夫衛氣去者。去形身。而內入于伏衝之風府也。故八正神明論曰。月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夫月晦。初蘇曰朔。謂衛氣至朔日。始行于陽。而大會于風府也。此衛氣之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者也。○王子律曰。海

水初八起。汐十五大潮。念三落。汐。是以衛氣應月滿而盛。至念三而去形也。

註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亦有時也何也人與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于西人之血積于身而凡肌肉皮膚毛髮腠理皆充密堅潔雖煙垢亦內着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于月郭既空則海水盛于東人之氣血亦空虛凡衛氣形體肌肉皮膚腠理皆減去縱薄雖烟垢亦落故一遇賊風其入既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有時遇之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張逢年之虛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衛氣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是年之虛月之空時之違和皆主衛氣失常蓋衛氣者衛外而為固也衛氣虛則腠理疏而邪氣直入于內故為暴病卒死夫三虛三實民所共由帝曰此一夫之論者謂虛邪賊風人逢之則中非比下文之衝風能傷天下人者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

馬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衰者即素問刺法本篇所謂司天失守也逢月之空者即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也失時之和者即春應暖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病而死矣三實反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于眾人同病者下文詳之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于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

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註八正者。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冬至之半。其氣始蒙。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即發。立春時。陽氣大發。腠理開。而立春之日。又逢西方來之衝風。兩邪相搏。則經絡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憲。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民安少病。如風雨不時。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註此詳言八正之候。感于冬至而重感于立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于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值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為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為後。東方以西為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脉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乙居于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過歲露也。大抵歲之賊風。有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也。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歲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己。不暑。民多癘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註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人生于寅也。二月丑不風者。又常以冬至之日。太

一始居叶蟄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天開于子也。三月主辰三月戌不溫者。辰與

戌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在六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戌不溫四月己不暑。蓋或從六

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十月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時也。天子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如子午

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蓋四時主客之氣。三陰三陽

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應一歲之四時者。日日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天會也。正月朔日。風從

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揚沙。故國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諸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

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露。故民有死亡也。此章論人之虛實。因天氣之盛衰。而四時之風露。又有和厲

之異氣。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天石。然庶邪勿能害也。

註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大惑論第八十

馬首二節論大惑之義故名篇。

精明同

中击聲
比去聲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于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楯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脈。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

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不相得。故曰惑也。

王

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惑。眩亂也。精。精明也。窠。藏也。眼者。瞳子黑白之總名也。骨之精為瞳子。腎之精為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為絡。心之精也。窠氣之精為白眼。肺之精也。約束者。目之上下網。肌肉之睛為約束。脾之精也。裹。擗。筋骨血氣之精。心主。已絡之精也。包絡之精。與脈并為目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是諸脈皆上系于目。會于腦。出于項。此脈系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若邪中于項。則隨眼系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比。周密也。邪。其精。其精為邪。所中。則不相比密。而精散矣。精散。則視岐。而見兩物矣。夫心藏神。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此五藏所藏之神志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眼法于陽。故陰陽相合。傳于目。而為精明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心之榮也。故曰。乃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則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不相得。故曰惑也。

王

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也。惑者。眩惑也。帝之所言。形容精神惑亂之義。盡矣。然此氣卒然而然。殆不可測。伯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收。故以之而惑。然惑本于心。心主五臟六腑。五臟六腑通于目。目見非常之處。而心遂以惑耳。蓋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睛。睛之窠為眼。腎主骨。骨之精為瞳子。肝主筋。筋之精為黑眼。心主血。血之精為絡。所以絡其窠也。肺主氣。氣之精為白眼。脾主肉。肉之精為約束。所以裹擗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脉相并。則為系也。後世入深。即隨眼系以入于腦。由是腦因邪而轉動。至于牽引目系而急。惟目系急。則目遂眩。以轉其精。自斜。不相比密。精氣自散。視物歧一為二。而為惑也。何也。目為五臟六腑之精。營衛魂魄之所常通。神氣之所內生。今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以不免于惑也。且此目者。有陰陽之義。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眼法于陽。必陰陽相合。而傳斯精且明。今見物岐一為二。則陰陽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況此目者。固為五臟六腑之精。而實統之于心。是目真為心之所使也。惟心為神之所舍。今心之神精既亂。而目自不能轉。故卒然見非常之處。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惑之所由然也。今帝上清冷之臺。而惑者。其見非常之處乎。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聞者為迷。甚者為惑。

陰乃肝腎
陽乃心肺

張夫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精上傳于神其湊于目而為精明。若神感于精則精氣亂而為惑矣。蓋

有所喜者喜之東苑而上清冷之臺也。神乃火之精而惡清冷故神有所惑。卒然相感者神志相感也。

神乃清冷而有所感則神反下交于陰矣。神氣下交則精氣亂矣。精氣亂則視誤而為惑矣。候神移于

上而後乃復也。夫腎藏志而開竅于耳是故志不上交于神則迷甚則神反下交于志則惑也。按此章

形論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又曰淺深在志遠近若一。八正神明論曰神乎神耳不聞日明心開而志

先慧然獨悟離合真邪論曰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蓋治鍼之要貴在診視審察存

神定志適其常變萬舉萬全可傳于後世。今終而不滅至于修身養生治國治民總在調養精氣神三

者是以內經素問首論上古天真未結解精微論所以修身養生也。本經首論九鍼之道末結大惑癰

疽所以治國治民也。知修身則知所以治民知治民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精此承上文而明惑本于心必始達而繼惑也。伯又言惑起于心必先有喜怒而又猝然感于外物故

感而不己矣。精氣亂目視誤而遂至于惑耳。俟其神氣既定乃復如初也。大凡人情始有所聞則迷而不寤繼則

已矣。夫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精上傳于神其湊于目而為精明。若神感于精則精氣亂而為惑矣。蓋

有所喜者喜之東苑而上清冷之臺也。神乃火之精而惡清冷故神有所惑。卒然相感者神志相感也。

神乃清冷而有所感則神反下交于陰矣。神氣下交則精氣亂矣。精氣亂則視誤而為惑矣。候神移于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脾虛。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

以時上故善忘也。本篇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

也。夫營衛生于中焦之陽明。運行于形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真元生于下焦精水之中。上通于心肺

環轉于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腸胃實而心脾虛矣。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倪仲玉曰腸胃陽明也。先天之氣逆于下則後天之氣亦逆于中。中下並逆則上氣大虛。故善忘也。

胃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論感而遂及善忘以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于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上節論衛氣之出入此論衛氣之降升

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張

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精氣并于脾。則脾家實。而不能為胃轉輸。則熱氣留于胃。而消穀善飢矣。夫穀入于胃。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清者為榮。濁者為衛。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之胸中。胃氣逆上者。謂之悍氣。上衝于頭。而走空竅。蓋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則榮衛大氣留而不行。胃之逆氣。反上衝于頭。而別走陽明矣。胃脘者。胃之上脘。大氣不行。則上焦虛。而胃脘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

以上二節論榮衛生始之因。

馬

此言人之善饑而不嗜食也。夫善饑者。宜嗜食。今善饑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于脾。而熱氣留之于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也。然胃氣逆上于上脘。則其中脘當冷。故胃不開而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陽氣虛。故目不瞑矣。

馬

此言病之所以不得卧也。人有病而不得卧者。正以衛氣不得入于陰分。而常留于陽分。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于陰也。惟陰氣之虛。所以目不得瞑耳。

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于陰。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張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于足之外踝。循脇下肩髃。從口吻至目內眦。與陰蹻會于足太陽之睛明。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起于然谷之後。循胸上入缺盆。從咽喉至目內眦。與陽蹻會于足太陽之睛明。衛氣行于陽。二十五周。下行陰分。而復會于目內。行于五藏之陰。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會于目。是以衛氣出于陽。則目張。而寤。入于陰。則目瞑。而卧。故衛氣留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言衛氣行于陽。陰。皆從目以出。不瞑。衛氣留于陰。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言衛氣行于陰。皆從目以出。入。故曰。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王子律曰。此節重見者。再蓋其文則同。而各有所謂者也。

馬

此言人之有病。而目之所以不能視也。言人有病而不能閉目以視者。正以衛氣留于陰分。而不得行于陽分。則陰氣盛。而陰蹻滿。故不得行于陽也。惟陽氣之虛。所以目不得開耳。

愈閉矣。其衛氣久留于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卧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生氣通天論曰：煩勞則張精絕。

張 先其藏府者，先調其五藏六府之精氣神志，誅其小過者，去其微邪也。後調其氣者，調其榮衛也。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其多刺熨引，甘藥醪醴以取之。蓋志者，精神魂魄忘意也。形者，榮衛血氣之所榮也。故志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馬 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善志以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為病也。猝然多卧，邪氣留於上焦，可兼內外之邪言。治之者，必有其法，或臟或腑。陽踰屬膀胱，陰踰屬腎，亦不出於臟腑。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蓋凡有病皆可以稱為過，而自善志已下，非重大之疾，謂之小過亦可也。其邪氣之盛者，則瀉之，正氣之虛者，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忘苦，病生於脈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亦云：然則此乃其病本所在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刺之耳。

癰疽第八十一

馬 內論癰疽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內，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瀉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

泣滋同

如露者津液也

絡谷者分肉也

血泣則衛氣亦逆逆而不行

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

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莫不成五穀不殖。經路不通。民不往來。卷聚邑居。則別離莫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

註此篇歸結首章之義。蓋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晝夜環轉之無端也。一息不運。則留滯而為癰為痔。故聖人立九鍼之法。所以治未病也。若積久而成癰疽。則多不治之死證矣。夫榮衛血氣之行。皆從內而外。應寒暑往來。經水流行。皆從地而出。帝復論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絡谷。而滲孫脈。從孫脈而注于絡脈。經脈。是從氣分而注于經脈之中。乃從外而內。應天道之運行于外。而復通于經水之中。人與天地參也。故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天紀。水道流溢。人之血氣猶然。夫血脈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如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歸還也。蓋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交相逆順而行者也。榮血留泣不行。則衛氣亦還轉。而不得復反。其故道故癰腫也。骨空者。節之交也。癰腫不當骨空之處。則骨中之邪熱不得泄瀉矣。血枯而經脈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矣。經脈外絡形身。內屬藏府。經脈敗漏。則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

論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言腸胃者。其腸則帶言也。化為精微之氣。其宗氣出于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於十二經脈之中。上注絡谷。而滲孫脈。內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必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脈。命曰營氣。又夾氣篇云。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而後注于絡脈。絡脈皆滿。而後注于經脈。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為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其行有經有紀。周之于身。有道有里。素問六節藏象論。亦有周有道理一句。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法。以去其實。所以瀉則不足。而為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為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故其血氣平。否余已知之。但癰疽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遠近。始末。可以輕度也。伯言經脈流行不止。誠與天地同度。合紀者也。故天宿失度。則日月為之薄蝕。地經失紀。則水道為之流溢。草蔓為之不成。五穀為之不殖。徑路為之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莫處矣。况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不通。衛氣歸于內。而不得復反于外。故

別離莫處矣。况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不通。衛氣歸于內。而不得復反于外。故

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為熱。熱勝則肉腐。由是肉之內有筋。筋之內有骨。骨之內有髓。者皆因肉腐。則為膿。而爛筋傷骨。消髓相因而至矣。若不得骨空以瀉之。所以血枯空虛。筋骨肌肉不相榮澤。經脈敗滿。五臟俱傷。而死期至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名。岐伯曰：癰發于嗑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張註 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藏府之血氣循行。又各有部分。故有輕重死生之別焉。嗑乃呼吸出入之門。發于嗑中。其勢甚猛。故名猛疽。若膿不瀉而塞。嗑則呼吸不通。不待半日而死矣。嗑乃肺之上管。肺腎上下交通。豕乃木畜。冷飲豕膏者。使熱毒從下而出也。

馬註 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瀉之之法也。

發于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少陽主樞
明主合故
不急治則
從樞而內
入矣

張註 頸乃手足少陽陽明血氣循行之分部。故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淵液乃足少陽膽經穴。在腋下三寸。蓋從外而將入于內也。任脈居陽明少陽四脈之中。故前傷在脈。內熏肝肺。此在外府經之毒。內熏于藏。故至十餘日而死。經云：上工治皮膚。其次治經脈。其後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為瘍醫者。不可不知也。

馬註 此言天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而不治則死矣。淵腋。足少陽膽經穴名也。腋。下三寸。宛宛犯舉臂得之。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燂。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太陽為諸
陽主氣
上節論少
陽明此論
太陽

張註 陽氣大發者。三陽之氣并發也。三陽者。太陽也。太陽經脈入于腦。出于項。故陽氣大發。留于項。名曰腦燂。此甚陽之氣。消燂腦髓也。夫心為陽中之太陽。心與太陽標本相合。心氣受鬱。故其色不樂。若煩心者。府毒于

馬註 此言腦燂之
有死徵也。

藏死不可治矣。

筋囊同
肺之俞任
肩背肺之
脈循膈腋

纒當作瘰

發于肩及膈。名曰疔疽。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病之。

張 肩膈乃肺藏之部分。故令人汗出至足。此癰生浮淺。如疔之在皮毛。故名疔癰。而不害五藏。逞快也。速病治之。則毒隨氣而散矣。姚氏曰。火氣能消肺金之毒。

馬 此言疔癰之當急治也。

發于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裏之。

張 腋者亦肺藏之部分。米者言其小也。治之以砭石者。癰亦浮淺也。毒氣在于皮膚之間。六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裏之者。使毒氣外洩也。夫癰發于府部者。反熏藏而死。發于藏部者。易已。此皆淺

深內外之別為瘡。醫者不可不知。

馬 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其癰堅而不瘡者。為馬刀挾纒。急治之。

張 其癰堅而不瘡者。承上文而言。癰在膈腋之間。堅而不潰者。此為馬刀挾纒。金匱要略曰。人年五六

于其病脈大。痺挾背行。苦腸鳴。馬刀挾瘰者。皆為勞得之。夫馬刀挾瘰。足陽明之證也。四支為諸陽之本。勞其四體。則傷陽明而有

是證。故宜急治之。以保胃氣。此言馬刀挾纒之證。當急治之也。此

發于膈。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張 胸者。膈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于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于腹。而傷陽明胃氣。胃氣傷。則七日死矣。

馬 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膈。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蒜藪。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蘇音括
蘇音樓

張 膈乃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疽發于此。其名曰甘。其色青也。狀如穀實。菰蕪者。如米穀。如括萋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此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出膿者。謂至將死之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即乳巖石癰之證也。夫寒熱者。厥陰陽明之氣病也。如穀實菰蕪者。肝藏胃府之鬱毒。留于脈絡之間。即如窠癭。寒熱之毒。其本在藏。其末在脈。故不易消。而亦不即發也。至十年之久。臟府之氣將衰。則毒氣發而潰爛死矣。

註 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膿也。穀木名。菰蕪。即括萋也。

發于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劉蔭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皮膚肌肉之血所生也。強乎聲。蔭蔭同。

張 脇在腋之下。肺肝之部分也。此亦發于皮膚。故名曰敗疵。夫肺主氣。肝主血。女子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此因氣血不調而生。故為女子之病。其病大癰。膿治之者。謂如治大癰之法。以灸之也。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是雖名敗疵。而不至于腐肉爛筋傷骨矣。蔭乃水草。翹連翹也。劉二草根。各一升。煮之。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乃已。蓋水草能清熱發汗。翹能解毒者也。

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張 發于股脛。足少陰之毒也。其狀不甚變者。毒附于骨而不外發。故皮膚不甚變。為癰毒之狀也。不急治之。三十日死。膚為水藏。月為陰。而應水。故應月一周而死。

馬 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張 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亦應月而死。夫腎與膀胱。為水藏。水府。腎為陰。而主骨。故癰膿搏骨而不外發。府為陽。而太陽之氣主于膚表。故其狀赤堅。而大夫陽毒起發于外。而亦致死者。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噫。能知藏府陰陽。榮衛血氣。表裏標本。多能死中求生。為瘍醫者。可不知內經乎。

註馬 此言銳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

註張 股陰者。是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于陰部。故名曰赤施。六十者。水之成數也。十日者。陰數之終也。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太陰股陰之分也。

註馬 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內者。之有死期也。

發于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註** 勿石以下之石。

石之

註張 膝者。筋之會。足少陽之分也。色不變者。色與皮膚相同而不赤也。其狀如大癰而色不變者。毒在外內之間也。蓋少陽主樞。故其色狀如此。而為寒為熱也。如石者。勿砭石之。石之則死。毒氣入于內也。須其柔。而石之者。生毒氣出于外也。蓋少陽主樞。可內而可外也。余伯崇曰。聖石者。毒氣尚未透發。柔則發于外矣。故有外內死生之分焉。

註馬 此言疵癰之狀。聖不可砭。而柔則可砭也。

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發于陰者。三十日死。

註張 此論癰疽之發于背也。節者。脊之二十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運行出入者也。相應者。內應心藏也。發于陰者。發于七椎。而內應于肝藏。發于十一椎。而內應于脾藏。發于十四椎。而內應于腎藏也。百日死者。日之終也。三十日者。月之終也。余伯崇曰。癰疽發于背而偏者。或傷及藏府之俞。猶有可生之機。正中者。傷及督脈。而況相應于五藏乎。閔士先曰。癰者。壅也。疽者。阻也。毒者。癰疽之總名也。上古以癰疽所發之處。分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于背者。即名曰發背。發于臂者。即名曰臂癰。是以古今之命。各不同焉。姚士因曰。節之交。骨空處也。周身三百六十五節。而四肢有十二大節。皆髓孔。易髓之處。名曰不當骨空。不得世瀉。謂癰不當于骨空之處。其傷骨消髓之熱邪。無從而出。若諸癰疽之發于節者。正當邪熱所出之空。非死微也。馬氏云。其死微也。馬氏云。其節之外。廉為陽。內廉為陰。是發于四肢之內。外廉者。皆不治之死證耶。噫。經。經。淵。微。不。易。關。發。豈。可以。粗。疎。之。學。貽。誤。後。人。

倪冲之曰
近時瘍醫
以癰生于
臂者名曰
手發背可
發一笑

蓋音葉啞也

脛骨內廉陰脛也

數音朔輸喻同定空

正月主左足之少陽六月主右足之少陽二月主左足之太陽五月主右足之太陽明者兩陽合并是為陽明故下文獨論其陽明之屬

發于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註張 此言癰疽之發于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為陽內廉為陰。兔乃陰類發于脛名曰兔齧者發于陰脛也。其狀赤至骨者從外而內也。故曰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猶言外賊之來害人也。夫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脛中循脛骨內廉下入內踝之後此邪客于衝脈之中則血泣不通有如兔齧之微腫也。

註馬 此言免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也。

發于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

註張 此邪客于足少陰之脈而為腫也。夫癰疽之變有病因于內而毒走于外者有腫見于外而毒氣走于內者。此邪留于脈而不行故名曰走緩其狀若癰而色不變也。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邪越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端內故當數石其輸去其邪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乘先天之水火故能為寒為熱也。余伯榮曰鼠瘻寒熱病也發于少陰。

註馬 此言走緩之狀宜發之而可以生也。

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註張 四淫者邪氣行于左右之太少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而發於腎藏太陽乃腎之府而為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

註馬 此言四淫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註張 此寒邪客于足陽明之脈而為癰也。足陽明之脈起于足大指次指之厲兌故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黑者水之氣色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寒淫而土敗矣。姚士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于下焦故邪客于下其狀大癰陽明之氣生于中焦故邪客于下其狀不大蓋經絡傷而氣未傷也。閔士先曰初如小指發者謂初發如小指其狀腫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也。衛氣歸之則圓而

癱馬土節
論大少此
論陽明猶
上文之先
論少陽陽
明而後論
太陽也蓋
皮膚經脈
三陰三陽
之所生也
癱之所發
在於皮肉
血脈之間
也衛氣陽
明之氣也

墳起

註此言屬癱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指名曰脫癱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哀急斬之不則死矣

註不否同

註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于外故曰脫癱謂從陰而脫出于陽也發于足指者發于足大指也動輸篇曰足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夫足少陰

秉先天之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淫毒太盛故為不治之死證不赤黑者其毒氣少哀故為不死如癰腫不哀急斬去其指不則毒氣注于諸經之絡而死矣

註此言脫癱有生之辨而病勢不衰則當斬其指否則必至于死也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榮衛稽留于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

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

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瀉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

命曰疽

註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雖肉腐成膿而不內陷于骨故髓不為枯五臟不為傷疽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于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臟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註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蓋人之血氣流行環轉出入而淫邪洋行變易無常且氣秉有厚薄邪客有微甚是以死生成敗各不同焉按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于喜怒不測飲食不節藏府不和則留積而為癰者有因于藏府之寒熱相移而成癰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蓋

以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因息乃行不得休止少有留滯則為癰為痔矣是以聖人立九鍼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回造化之功立數十萬言傳之竹帛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不罹災責之患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註馬

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

補刺法論第八十二

按此與後本病二篇。正本所遺。另有素問遺篇。共此。其本病論。正所以發明此篇之義。內有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等語。大義見六元正紀。大論中。但彼則引而不發。至此二篇。始得有下手處。惟升之不前。降之不入。故成五鬱。惟不退位。故不遺正。司天不得遺正。則剛失守。而後三年成五疫。司地不得遺正。則柔失守。而後三年成五癘。後世不知。司天在泉。天之右旋。地之左旋。及治五鬱者。以其不知此二篇升降之義也。不能治疫癘者。以其不知二篇退位遺正。剛柔失守之義也。但不知始自何代。將此二篇竊出私傳。不入官本。斯人者。其無後乎。昔梁昭明太子。用千金募天祿閣。外史。愚意。後之太醫。其慕此。當不啻千金也。惜乎寥寥無聞。凡所刺穴。即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之法。須知所補所瀉。在何經。則用藥亦猶是矣。舊本有用鍼。誦咒藥方者。欲人誦咒。則心專耳務。精變氣論。靈樞賊風論。有祝由之說。腹中論。有難脫體。烏賊骨等藥。靈樞壽夭。剛柔篇。有醇酒。蜀椒等藥。則誦咒用藥。非惑世誣民可知也。此篇以須窮刺法為問。故名篇。

黃帝問曰。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余已知之。何如預救生靈。可得却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臣聞夫子言。既明天元。須窮刺法。可以折鬱扶運。補弱全真。瀉盛蠲餘。今除斯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室抑之。木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厥陰之井。火欲升。而天蓬室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榮。土欲升。而天衝室抑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太陰之俞。金欲升。而天英室抑之。金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手太陰之經。水欲升。而天內室抑之。水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少陰之合。

註此言六元欲升天。以作左間。而達天星中。運抑之。必致發鬱。其法各有所刺也。天元篇名。即天元紀。大論前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六元。亦即是天元也。刺法者。本篇名也。夫子者。據移精變氣論。則為微。

貨季也。拆謂折洽也。蠲除也。并也。自在泉右間。而升為天之左間也。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後本病篇云。辰戌之歲。木氣升。天主。蓬。水正之宮。天前。蓋言辰戌之歲。太陽遠正。作司天。則往年陽明。司天之歲。厥陰在地。以作右間者。至此歲欲升天。以作天之左間。遇天柱。金司勝之不前。又庚辰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不前。故此篇云。本欲發鬱。

待時可散在人肝經為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足大指外端去爪甲如韭葉三毛中以手按穴得動脈鍼三分留六呼得氣急出之先刺左後刺右。又可春分日用遠志蕩吐之。後本病篇云己亥之歲君火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達正則少陰未得升天運以至其中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蓋言己亥之歲厥陰未達正已作司天去年辰戌之歲少陰未得升天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勝之不前又或遇厥陰未達正則少陰未得升天又辛巳辛亥水運抑之故此篇云火欲發鬱待時可散。君火春分相火小滿即欲發之時。在人心經為病其君火不升當刺手厥陰心包絡宮之榮穴勞宮。手掌中以手按穴動脈應手刺三分留六呼得氣急出之先左手後右手一法於雨水日後三升以藥泄汗。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少陽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達正即少陽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室之不前又遇太陰未達正即少陽未得升天故此篇云相火不升亦刺手厥陰心包絡之榮穴勞宮也。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少陰未達正已作司天去年己亥之歲太陰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木司勝之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達正則少陽未得升天又遇壬子壬午木運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木云土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脾經為病當刺足太陰之俞穴太白。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刺二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室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庚寅庚申火運先而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蓋言寅申之歲少陽相火達正司天去年丑未之歲陽明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英火司抑之勝之不前又或少陽未得達正則陽明未得升天又遇戊寅戊申火運先而而至則金欲升天火運抑之故此篇云金欲發鬱待時而散當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兩手寸口陷中動脈應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陽升天主室天內勝之不前又遇陽明未達正即太陽未升天又遇己卯己酉土運以至水欲勝天土運抑之故此篇云水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腎經為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合穴陰谷。膝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屈膝乃得刺四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預備願聞其降可以先防岐伯曰既明其升必達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室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降而鬱發暴如天間之待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降可折其所勝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玄室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

中刺六分留十呼得氣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己亥之歲。陽明降地。主室地。形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陽。未退位。即陽明未得降。火運以至。癸巳癸亥。承之不下。蓋言己亥之歲。今年厥陰運正。已作司天。去年辰戌之歲。陽明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形室之降。之不下。又遇太陽。未退位。則陽明未得降。又遇癸巳癸亥。火運抑之。降而不下。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肺。與大腸受病。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井穴中衝。中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二呼。氣至急出。之。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肘後大骨後兩筋間。陷中。刺一分。留十呼。氣至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陽降地。主室地。阜勝而不入。又或過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蓋言子午之年。少陰運正。已作司天。去年己亥之歲。太陽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年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阜土司勝之不入。又或過甲子甲午。土運抑之。降而不入。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腎與膀胱經受病。當刺足太陰脾經之井穴隱白。足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足陽明胃經之合穴三里。膝下三寸。胛骨外廉兩筋間。刺五分。留十呼。氣至急出之。

又遇庚辰庚戌運勝之升而不前

辰戌 又遇庚辰庚戌運勝之升而不前

辰戌之歲未氣升之主運天柱勝而不

歲厥

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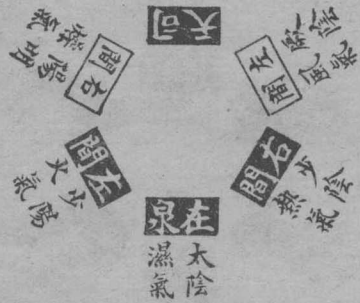
升少

陽不

降之

圖

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室地玄勝之不
八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又
遇而辰戌太過水運承之降而不下



凡未得升
天以本年
司天未得
運正為主
故未得升
凡未得降
下以去年
司天未得
退位為主
故未得降
故至真要
大論曰司
歲者紀歲
可見升降
皆以司天
為主也後
倣此

又遇辛巳辛亥水運勝之升而不前

己亥 又遇辛巳辛亥水運勝之升而不前

己亥之歲君火欲升之主室天運升之

歲君

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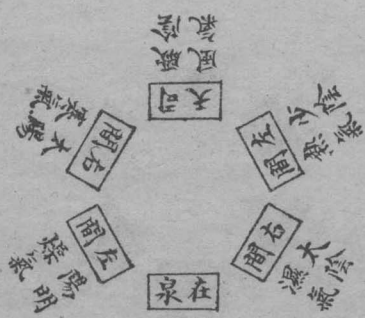
升陽

明不

降之

圖

己亥之歲陽明降地主室地形勝而不
八又遇太陽未退位即陽明未得降又
或遇癸己亥亥火運承之降而不下



在少陽
火氣

丑未

天又過辛丑辛未水運抑之井
不前又過太陰未達正陽未達即少陽未達之井
丑未之歲少陽井天主室天達勝之

歲少

陽不

升厥

陰不

降之



圖

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室地晶勝而不
前又過少陰未退位即厥陰未得降下
又過乙丑乙未金運承之降而不下

申寅

天又過寅申火運抑之井之不前
不前又過少陽未達正陽則陽未得井天
寅申之歲陽明井天主室天英勝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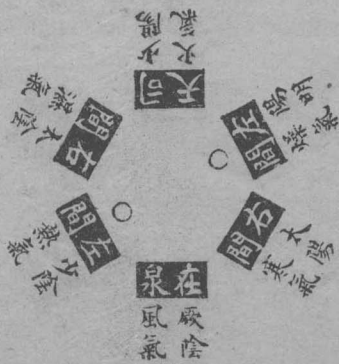
歲陽

明不

升少

陰不

降之



圖

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室地玄勝之不入
又過太陰未退位則少陰未得降下又遇
丙寅丙申水運太過承之降之不下

又遇壬子午木運太過抑之不前

子午 前又遇少陰木運木正則大陰未得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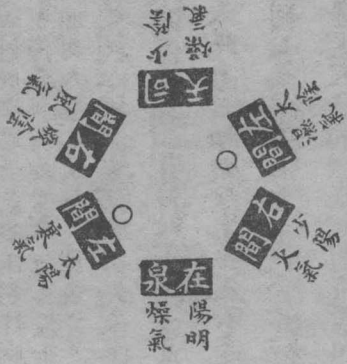
歲太 子午之歲太陽升天主室天衝勝之不

陰不

升太

陽不

降之



圖

子午之歲太陽降地主室地阜勝之降而不入又遇厥陰未退位則太陽未得降下又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承之降而不入

又遇巳卯巳酉王運抑之升之不前

卯酉 前又遇陽明未運正即太陽未得升天

歲太 卯酉之歲太陽升天主室天內勝之不

陽不

升太

陰不

降之



圖

卯酉之歲太陽降地主室地蒼勝之不入又遇少陽未退位即太陽未得降下又遇丁酉丁卯木運承之降而不下

帝曰五運之至。有前後與升降往來。有所承抑之。可得聞乎。刺法。岐伯曰。當取其化源也。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今折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資取之法。令出密語。

[釋]此承上文而言。折其鬱氣。資取化源之法也。按六元正紀大論。凡辰戌之紀。陽明之紀。等下有曰。折其鬱氣。取其化源者。正此之謂也。今出密語者。乃玄珠密語也。上文言木氣不升者。刺肝本經。而木氣不降者。刺肺與大腸。火氣不升者。刺心包絡經。而火氣不降者。刺腎與膀胱。土氣不升者。刺脾本經。而土氣不降者。刺肝與膽。金氣不升者。刺肺本經。而金氣不降者。刺三焦與心包絡。水氣不升者。刺腎本經。而水氣不降者。刺脾與胃者。何也。假如木氣不升。則成鬱。故瀉肝經之鬱。而木氣不降。則瀉勝我者之經。故瀉肺與大腸也。皆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耳。其所刺者。則太過取之。其不刺者。乃不及則資之也。黃帝問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願聞司天。未得遷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萬化之。或其皆妄。然與民為病。可得先除。欲濟羣生。願聞其說。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言其至理。聖念慈憫。欲濟羣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太陽復布。即厥陰不遷正。不遷正。氣塞於上。當瀉足厥陰之所流。厥陰復布。少陰不遷正。即氣留于上。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少陰復布。太陰不遷正。不遷正。即氣留于上。當刺足太陰之所流。太陰復布。少陽不遷正。不遷正。則氣塞未通。當刺手少陽之所流。少陽復布。則陽明不遷正。不遷正。則氣未通上。當刺手太陰之所流。陽明復布。太陽不遷正。不遷正。則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之所流。

[釋]此言司天未得遷正之義。而有刺民病之法也。後本病篇云。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已過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辰戌之後。已亥繼之。今太陽復布其政。則厥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肝經為病。氣塞於上。當瀉足厥陰肝經之榮穴行間。足大指動脈應守陷中。刺六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已亥之後。子午繼之。今厥陰復布其政。則少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心經為病。氣塞於上。當刺心包絡經之榮穴勞宮。掌中央刺三分。留六呼。氣至急出之。子午之後。升未繼之。今少陰復布其政。則太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心

脾經為病氣塞於上當瀉足太陰。脾經之榮穴大都。足大指本節後陷中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丑未之後寅申繼之。今太陰復佈其政則少陽不得違正以司天在人。三焦為病氣寒於上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榮穴液門。手四指端陷中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寅申之後卯酉繼之。今少陽復佈其政則陽明不得違正以司天在人。肺經為病氣未通于上當瀉手太陰肺經之榮穴魚際。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紋中刺二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卯酉之後辰戌繼之。今陽明復佈其政則太陽不得違正以司天在人。腎經為病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腎經之榮穴然谷。足內踝前起骨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

帝曰：遷正不前，已通其要，願聞不退，欲折其餘，無令過失，可得明乎？岐伯曰：氣過有餘，復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氣不得後化，新司天未可遷正，故復布化，令如故也。己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也。風行於上，木化布天，當刺足厥陰之所入，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也。熱行于上，火化布天，當刺手厥陰之所入，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也。濕行于上，雨化布天，當刺足太陰之所入，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也。熱行于上，火化布天，當刺手少陽之所入，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入，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凜水化布天，當刺足少陰之所入，故天地氣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預可乎疴。

此言不退位之義而民病有當刺之法也。伯言氣過有餘，復作布政，是名不退位也。惟當退位而不退位，故當違正而不違正，其義本相因也。地氣不得後化者，惟司天不得違正，則降地者不得降而施其化也。己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至于午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肝氣有餘，當刺足厥陰肝經之合穴曲泉。膝內輔骨下，天筋上，小筋下，陷中，屈膝乃得之。刺六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至丑未之歲，猶尚治天在人，心氣有餘，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合穴曲澤。肝內廉下，陷中，屈手取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至寅申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脾氣有餘，當刺足太陰脾經之合穴陰陵泉。內側輔骨下，陷中，刺五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至卯酉之歲，猶尚治天在人，三焦之氣有

餘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肝外大骨後肘上後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至辰戌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肺氣有餘。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合穴尺澤。肘約紋中重脈應手。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至巳亥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腎氣有餘。當刺足少陰腎經之合穴陰谷。膝下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屈膝得之。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

黃帝問曰。剛柔二千。失守其位。使天運之氣皆虛乎。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真。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謂根之可見。必有逃門。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時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如此三年。變大疫也。詳其微甚。察其淺深。欲至而可刺。刺之。當先補腎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已畢。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清靜齋戒。所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嚙氣順之。如嚙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假令丙寅。剛柔失守。上剛于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不可執法而定之。布天有餘。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呂音異。如此。即天運失序。後三年。變疫。詳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後三年。至甚。即首三年。當先補心俞。次五日。可刺腎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畢。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令靜七日。心欲實。令少思。假令庚辰。剛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無合。乙庚金運。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運勝來。上下相錯。謂之失守。姑洗林鍾。商音不應也。如此。即天運化易。三年變大疫。謂其天數。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當先補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

行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氣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獨治之。亦名失守者。即闕。孤主之。三年變癘。名曰金癘。其至待時也。詳其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速耳。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假令壬午。剛柔失守。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數也。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見。三年大疫。當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畢。靜神七日。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欲令脾胃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久酸。無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氣不當位。下不與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剛。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癘。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假令戊申。剛柔失守。戊癸雖火運陽年。不太過也。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淺深。欲至將合。音律先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大疫至矣。當刺肺之俞。刺畢。靜神七日。勿大悲傷也。悲傷即肺動。而其氣復散也。人欲實肺者。要在息氣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剛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運與地虛。後三年變癘。即名火癘。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窮法利。於是疫之與癘。即是上下剛柔之名也。窮歸一體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是總其諸位失守。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

註 此詳言剛柔失守之義也。後本病篇云。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室。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已作地之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室。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已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

丙寅土瘦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即下已卯未還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已下有合也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兩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也蓋言甲子本陽年土運太過而氣亦太窒去年癸亥天數有餘今年雖交甲子去年厥陰猶尚治天然司地既已還正陽明在泉去年少陽司地今已退位而作地之右間但厥陰猶在天則地之陽明乃金上刑木不相和奉癸亥在天已卯在泉天地不合德故癸亥相會土運太過者為虛反受木勝其音黃鍾不應太窒今氣太過而室反受木勝則土之子金必還復之金既復之如少陰一來司天即木雖勝之其如火至則金又必微若此者乃甲已失守剛失其守後三年化或土瘦遲則至己卯年早則至丙寅年而發斯時土瘦當至凡土瘦或大或小或善或惡推其本年得當司天之數詳其病時太乙遊于何宮▲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則大小善惡之異辨矣此乃司天之失守至于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甲子年合應交司治天矣即已卯者陽明也未得還正在泉而去年少陽未得退位猶尚在泉亦甲已下有所合今甲與戊相對子與寅配位雖土運非太過而木亦乘虛勝土土之子金又行復以勝之後三年化為土癯其狀一如土瘦蓋疫自天來癯從地至即反生邪化也▲邪化義見六元正紀大論▼要之陰陽之分特有天地的異然癯之大小善惡其法與天疫無異故此一篇云▼假令甲子則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云云所謂剛未正者即甲子未得還正司天也柔孤而虧者即己卯未得還正司地也然土瘦至者其腎必虛當先補腎俞▲在十四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未刺時先口銜鐵煖而用之用員利鍼臨刺時呪曰五帝上真六甲玄靈氣符至陰百邪閉理念三遍自口中取鍼先刺二分留六呼次八鍼至三分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受鍼人咽氣三次又可定神魂也▼又次三呼刺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所以瀉其上氣也▲靈樞本輸篇云所注為俞在內踝核骨下陷中先以口銜鍼令溫欲下鍼時呪曰帝扶天形護命成靈誦之三遍乃刺三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其鍼▼又在泉下位已卯未還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則在運雖非太過而木乃乘虛勝土次三年亦作土癯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即甲子甲戌甲申甲辰甲寅及己丑己酉己巳己未己巳己卯凡甲已上下失守者皆此一法也▼但其所判已畢又必有法如不須夜行云也○後本病篇云假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交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還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已作右間即天太陰而地厥陰政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設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即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或水瘦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瘦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寅至寅復後三年化或水瘦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瘦至也大小善陽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癯名曰水癯其狀如水疫治法如前蓋言丙寅陽年太過去歲乙丑天數有餘雖交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還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猶尚治天然地已還正厥陰已在泉去年太陽退位已作地之右間即司天太陰而司地厥陰則木刑於上不奉天化乃乙丑與辛己辛

亥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雖水非太過其太蕪之管太利不應土勝而為雨化水之子木來復之
則為風也若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遠則自丙寅至己巳四年而發早則自丙寅至戊
辰三年而發其甚微在徐連間凡水疫之大小善惡當推其本年司天即辛巳厥陰未得遠正在泉而庚辰太
也至于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丙寅年少陽至作司天即辛巳厥陰未得遠正在泉而庚辰太
未得遠位亦丙辛不相合也即水運亦小虛小勝及有所復後三年化為水癘治法一如司天之法耳
故此篇云假如丙寅剛柔失守而未遠正治天下辛巳獨治其泉上位丙失其剛于故中水運不得為
太過反受土勝之▲下文曰上剛于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不可以諸丙年作為水
之太過當推之司天之數而知有虧不可執法而定之太陰尚治天布天有餘而丙寅失守上正乃天
地不合即律呂之音亦異所謂柔于至而呂有音應剛于未還而律管無聲即少羽鳴響而太羽無聲
也如此即天運失守後三年變成水疫甚則三年至戊辰微則至己巳但水疫必來起火當先補心命
▲在背第五椎下兩旁各開寸半用員利針在口中銜暖暖次以手按穴得氣動乃呪曰太始上清冊
元守靈誦之三遍先想火光於穴下然後刺一寸半留七寸得氣次進鍼三分以手彈之令氣至而下
鍼得動氣至而徐徐出鍼次又以手捫其穴令受鍼人閉氣三息而暖氣也▲次五日可刺腎之合穴
陰谷▲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用員利鍼口中溫煖先以手按穴
乃咒曰太微帝君五氣及真六辛都司符扶黑雲誦之一遍刺四分得動氣至急出之▲又有下位地
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即前木病所謂辛巳未
得遠正而庚辰太陽未得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云也▲即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丙辰丙戌辛丑辛
未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如此上下失守皆推大小刺之▲但其刺已畢又必慎其大喜云也後本病
篇云假如庚辰陽年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陽明猶尚治天地已遠正太陰司地去
年少陰已作右間即司天陽明而司地太陰土上生金地下奉天至於上為乙而下為己乙己相會則
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宮太商不應火勝宮化金之子水復之則為寒刑若此者
乙庚失守其後三年當化成金疫遠則自庚辰至壬午年而發徐則自庚辰至癸未年而發又當推其
未年司天在泉之數及太乙出遊之宮可也其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庚辰司天應時遠正而治
天即下乙未未得遠正乃地下甲午少陰未得退位是乙庚未合德也即下乙未于失其剛亦金運小
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故此篇云假如庚辰剛柔失守蓋言乙得
其位上失其庚即所謂柔失其剛也雖得其歲即庚未得中位也乙得下位以治其地上位庚失其剛
干致中金運不得太過反受火勝之也且乙未在下主地孤立上無剛于正之天運已虛所謂上位失
守下位無合也姑洗上管庚辰太商不如林鍾下管乙未少商獨應如此者即天運化易三年變為金
疫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大差之分即氣過五日為甚甚則三年而至此小差五分即氣過七十五日
為微微亦三年而至但金疫必起肝木當先補肝命▲在背第九椎兩旁各一寸半用員利鍼以口溫

靈樞經卷之十 補遺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暖先以手按穴得動氣即下鍼咒曰氣從始清帝符六丁左旋蒼城右入黃庭誦之三遍先想青氣於
穴下然後刺之三分得氣進鍼入五分動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穴令受鍼人嚙氣次三日可刺肺
之經穴經渠在手寸口陷中用利鍼口內溫煖先以左手按穴咒曰木始上真五符帝居元和氣
合同入其神誦三遍刺三分留二呼氣至急出鍼鍼畢可靜神七日云云也或在地下甲子乙未
失守者即乙柔干失守即上庚獨治之三年變為金癆連則一二年遷則三年而至推其速詳其本
年之地數與太乙出遊之宮凡諸位乙庚失守其刺法同但肝欲平勿怒可也○後本病篇云假令壬
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雖交壬午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丁酉陽明在泉去歲而申少陽已
作地之右間即天為厥陰地為陽明金上刑木地不奉天須知丁酉與辛巳不相合德令丁辛雖相會
未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即徒實之管太角不應金來侮木則金行燥勝木之子火化熱復即三
年化成風疫甚則速微則徐其疫之大小善惡當推本年之天數與太乙出遊之宮奇也在泉之失守
者何如又只如至壬午應時遷正治天其下丁酉未得遷正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遷位即壬午相對
午申相配乃丁壬不得合德此謂失守即丁柔于失剛亦未運小勝小復後三年化為木癆其
狀如風疫治法如前可大吐而治之故此篇云假令壬午剛柔失守下得其位上失其主即司天
布正木運反虛雖交歲而天未遷正中運勝之即地見丁酉獨主其運故行燥勝天未熱化是名二虛
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不同此謂上下失守必得天數復位始為相招其有期差之微
甚各有其數上律變實下呂南呂上太角不應下少角應故二角失而不和也候壬午遷正之日即上
下角同聲相應微甚如見三年大疫微即至乙酉年而至甚則至甲申年而至甚速微徐也脾虛必受
其殃當補脾俞在背十一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員利鍼入口中溫煖刺之咒曰
五精智精六甲玄靈帝符元首太始受真誦之三遍先想黃氣於穴下刺二分得氣至即進之又得動
氣即進之二進各一分留五呼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其火不息三遍嚙津次三日可刺肝之井
穴大敦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用員利鍼口中溫煖刺之咒曰真靈至玄大道冥然五神各位氣
守三田三遍刺三分留十呼動氣至出鍼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或地下甲
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遷正以為正司即氣不當位下為丁酉上不與壬午奉合亦名失守乃柔不附
剛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為木癆又名風癆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耳○後本病篇云假令戊申陽年太
過去年丁未天數有餘者未得遷位今年雖交戊申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即癸亥已治
地去年壬戌太陽已退位作地右間即天丁未地癸亥木上刑土不奉天化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
水勝也非戊癸相合故火運不應表則之管上太徵不應下管癸亥少徵應之即下見癸亥主司地同
聲不相應即上下天地不相合德故不相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為火疫連至三年庚戌而癸
其疫之大小善惡當推疫至之年內合司天在泉之數及太乙出遊之宮可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
只如戊申少陽已應時遷正司天其下癸亥未得遷正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故癸亥未得遷

正也。即戊壬相對申戌相配。此非戊癸合德。乃下柔于失守。見火運小虛。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為火癘。治法一如前。治火疫之法耳。可寒之泄之也。故此篇云。假令戊申剛柔失守。蓋言戊與癸合。天地二甲子。即戊申合癸亥。今下位癸亥。主地正。司上位戊申。過了未。天數未退。而復布天。故戊癸不合。剛柔失守。戊未正。司癸亥。下獨治。故雖陽年。不為太過。反受水勝。正曰。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水邪于之。天數過差。亦有多少。欲至將合。必得音律相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火疫至矣。當補肺俞。防火之起。背後第三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員利鍼。口中溫煖。先以手按穴。乃刺之。呪曰。真邪相搏。氣灌元神。帝符反本。位合其親。三遍刺二分。候氣欲至。想白氣於穴下。次進一分。得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即上失其剛。亦名戊癸不相合德。即運與地虛後三年。變為火癘。其刺法一如治大疫之法耳。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于腦。即不邪于。氣出于腦。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于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于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熒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寶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煨之也。七日終。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

註馬。天牝者。鼻也。老子謂之玄牝之門。毒氣從鼻而來。可嚥之。從鼻而出。想五氣畢後。另各可行一法。其一法于春分日。日未出而吐之。用遠志去心。以水煎之。飲二盞。吐之不疫。其二法。雨水後。

三浴以藥泄汗可以免疫其一法辰砂紫金雖雜二黃俱為未製用如後法

黃帝問曰人虛即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于是致天亡何以全真願聞刺法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問謂神移失守雖在其體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壽只如厥陰失守天以虛人氣肝虛感天重虛即魂遊于上邪干厥大氣身溫猶可刺之刺其足少陽之所過復刺肝之俞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虛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陽之所過復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陰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陽明之所過復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陽明之所過復刺肺俞人腎病又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陽之所過復刺腎俞

後本病篇云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

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此語見經脈別論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見靈蘭秘典論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是天虛也又汗出于肝是謂三虛白尸鬼見之金剋木也故此篇云只如厥陰失守云云也魂遊于上左無英君神遊於上下神光不聚刺足少陽膽經之原穴丘墟足外踝下如前陷中去臨注五寸用毫鍼於人近體暖鍼以左手按穴呪曰太上元君常居其左制之三魂三遍次呼三魂名與靈胎光幽精三遍次想青龍於穴下刺三分留三呼徐徐出鍼親令人按氣於口中腹中喘者可治之次刺肝俞背第九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用毫鍼着身溫之左手按穴呪曰太微帝君元英制魂真元及本令人青雲又呼三魂如前三遍刺三分留三呼復取鍼至三分留一呼徐徐出即氣又而復活後本病篇云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于心見經脈別論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

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見靈蘭秘典論。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乙帝君泥丸君下。木乙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眾神也。入君主之官神明失守其位遊於此處不守心位。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病心虛又遇君云也。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原穴者陽地也。手表腕上陷中用毫鍼溫熨以左手按穴。呪曰太乙帝君泥丸總神丹無黑氣來復其真三過想赤鳳於穴下。刺二分留七呼。次進一分留三呼。復退留一呼。徐徐手捫其穴。即令復活也。復刺心俞。背第五椎下兩旁各一寸半。用毫鍼着身溫熨以手按穴。呪曰丹房守靈五帝上青陽和布體未入黃庭。三過刺七分留一呼。次進一分留一呼。退至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後本病篇云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于胃。見經脈別論。飽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為諫議之官。見之令人卒亡。故此篇云人脾病云也。刺足陽明胃經之原穴者衝陽也。在足跗上骨間動脈去陷谷三寸。用毫鍼着人身溫熨以手按穴。呪曰常在黃庭始清太靈元和布氣六甲及真三過。先想黃庭於穴下。刺三分留三呼。次進二分留一呼。徐徐退而以手捫之。復刺脾俞。背第十一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用毫鍼着人身溫熨以左手按穴。呪曰太始乾位總統坤元黃庭真氣來復遊全。三過刺三分留二呼。進至五分動氣至徐徐出鍼。後本病篇肺經脈別論無汗出于肺此篇云人肺病云。刺手陽明大腸之原穴合谷。手大指次指間用毫鍼着人身溫熨以左手按穴。呪曰青氣真全帝符曰元七總歸右今復本田三過。想白氣於穴下。刺三分留三呼。次進鍼五分留三呼。復退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復活也。復刺肺俞。肺俞在背第二椎下兩旁各一寸半。用毫鍼着體邊溫熨先以手按其穴。呪曰左元真人六合氣賓天符帝力來入其司誦之三過。鍼入一寸半留三呼。次進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後本病篇云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木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腎病云云也。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原穴者京骨也。在足外踝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用毫鍼着人身溫熨以左手按穴。呪曰元陽育嬰五老及真泥丸五華補精長存想黑氣於穴下。刺一分留三呼。進至三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又刺腎俞。在背第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半。用毫鍼口內溫熨以左手按穴。呪曰天玄日晶太和昆靈真元內守持入始清。三過刺三分留三呼。次進五分留三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

黃帝問曰十二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圓恐邪干犯治之可刺願聞其要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至理道真宗此非聖帝焉究斯源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陰

靈樞經合纂 卷十 補遺 九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之源。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可刺手太陰之源。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可刺足厥陰之源。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可刺足少陽之源。臆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可刺心包絡所流。脾為諫議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為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可刺大腸之源。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腸之源。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刺其腎之源。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註神彩者凡五臟六腑神全則有光彩員滿形現于外也。自心者君主之官。至末見素問靈蘭秘典論。出馬與此異耳。釋義具後。凡刺各經之原者皆所以補之也。六腑以原穴為原。五臟以俞穴為原。刺手少陰之原穴者神門也。掌後銳骨端陷中用長鍼以口銜溫刺三分留三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可復蘇。刺手太陰肺經之原穴者太淵也。掌後大筋一寸半陷中用長鍼口內溫之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動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足厥陰肝經原穴者太衝也。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用長鍼口中溫之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足少陽膽經之原穴者丘墟也。足外踝如前陷中去臨泣五寸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五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心包絡之榮穴者勞宮也。手掌中央動脈應手用長鍼口中溫煖刺三分留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心包絡之榮穴者勞宮也。手掌中央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故知周萬物皆從意生也。刺脾之原穴者太白也。足大指內踝前核骨下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五呼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胃之原穴者衝陽也。在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骨間動脈應手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至二分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大腸之原穴者合谷也。左手大指次指曲骨間用長鍼口中溫煖刺入三分留三呼徐徐出鍼。刺小腸之原穴者腕骨也。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徐徐出鍼。刺小腸之原穴者腕骨也。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者太谿也。足內踝下跟骨前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刺腎之原穴徐出鍼以手按穴。三焦者非靈樞營衛生會篇之三焦乃靈樞本藏篇之三焦也。本藏篇云腎合三焦液所藏。後人因難經以三焦誤為有名無形即將前三焦誤認為後三焦。故不知其有決瀆之功。

津液所藏。後人因難經以三焦誤為有名無形即將前三焦誤認為後三焦。故不知其有決瀆之功。

如此殊不知三焦與膀胱功用大抵同也。刺手少陽三焦之原穴者陽池也。手太陽上膈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膀胱之原穴者京骨也。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二分留三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

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達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

元命曰歸宗。

註此言人貴守神守神則為全真。未示人以守神全真之訣也。言此刺法論中有全神養真之旨。非俟有疾而始治之也。其要在修養和神而已。此節凡言神者五。言真者四。天玄者即老子之所立。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釋云。谷者虛也。谷神者謂五臟之神。自虛中而出。當存不死。玄天也。於人為鼻。地也。於人為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中。故不勞而當存。蓋兒在母腹。先通天玄之息。名曰胎息。人能絕其想念。如在母腹中之時。命之曰返天息。則神自守。復入本元。命曰歸宗也。

補本病論篇第八十三

註此篇推本鬱痼癘病之所由生。與前篇相須。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元九室。余已知之。願聞氣交。何名失守。岐伯曰。謂其上下升降。遣正退位。各有經論。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氣交失易位。氣交迺變。變易非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帝曰。升降不前。願聞其故。氣交有變。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問哉。明乎道矣。氣交有變。是謂天地機。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室刑之。又有五運太過。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運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運抑之。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別。

即氣交之變。變之有異常。各各不同。定有微甚者也。

註此明氣交有變之義。即升降不前之謂也。釋義見前篇第一二節。

帝曰。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變成民病輕重何如。岐伯曰。勝相會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木運升天。金運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風少。肅殺于春。露霜復降。草木乃萎。民病瘟疫早發。咽嗌迺乾。四肢滿。肢節皆痛。久而化鬱。即大風摧拉。折墮鳴素。民病卒中偏痺。手足不仁。是故己亥之歲。君火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復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陽。而內生煩熱。心神驚悸。寒熱間作。日久成鬱。即暴熱迺至。赤風腫翳。化疫溫癘。暖作。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是故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室天冲。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遇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風埃四起。時舉埃昏。雨濕不化。民病風厥。涎潮偏痺不隨。脹滿久而伏鬱。即黃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臉肢府黃疽滿閉。濕令弗布。雨化迺微。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霧反布。凜冽如冬。水復涸。冰再結。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久成鬱。即暴熱迺生。赤風氣腫翳。化成鬱癘。迺化作伏熱內煩。痺而生厥。甚則血溢。是故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室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戊申。戊寅。火運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時雨不降。西風數舉。鹹鹵燥

生民病上熱。喘嗽血溢。久而化鬱。即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脇滿悲傷。寒熱噤噤。乾手折皮膚燥。是故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室天內。勝之不前。又遇陽明未遣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土運以至。水欲升天。土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濕而熱蒸。寒生雨間。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鬱。冷來客熱。水壅卒至。民病厥逆。而噦。熱生于內。氣痺于外。足脛痠疼。反生心悸。懊熱暴煩。而復厥。

註此承上文而論升之所以不前。則成五鬱當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一節。

黃帝曰。升之不前。余已盡知其旨。願聞降之不下。可得明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謂天地微旨。可以盡陳斯道。所謂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歲必降。降而入地。始為左間也。如此升降往來。命之六紀者矣。是故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室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即厥陰未降下。金運以至中。金運承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本欲降下。金運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見。白氣承之。風舉埃昏。清躁行殺。霜露復下。肅殺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鬱。即作風躁。相伏暗而反清。草木萌動。殺霜乃整。未見懼清傷藏。是故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室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彤雲纒見。黑氣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凜冽復作。天雲慘悽。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寒勝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溫病欲作也。是故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室地。蒼勝之不入。又或少陽木退位者。即太陰未得降也。或木運以至。木運承之。降而不下。即黃雲見而青霞彰。鬱蒸作而大風霧翳埃勝。折損迺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鬱。天埃黃氣。地布濕蒸。民病四肢不舉。昏眩肢節痛。腹滿

填臆。是故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室地立。勝之不入。又或過水運太過。先天而至也。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形雲纒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至。甚即水憲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是故己亥之歲。陽明降地。主室地形。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即陽明未得降。即火運以至之。火運承之不下。即天清而肅。赤氣過彰。暄熱反作。民皆昏倦。夜卧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天清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天清薄寒。遠生白氣。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兩脇作痛。滿目忙忙。是故子午之年。太陽降地。主室地阜勝之。降而不入。又或過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氣。暄暗悽慘。纒施黃埃。而布濕寒化。令氣蒸濕。復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鬱。民病大厥。四肢重急。陰痿少力。天布沉陰。蒸濕間作。

釋

此承上文而詳降之所以不入。則成五鬱當有天時民病之異也。大義見前篇第二節。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願聞遷正可得明乎。岐伯曰。正司中位。是金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以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厥陰不遷正。即風暄不時。花卉萎痺。民病淋瀝。目系轉。轉筋喜怒。小便赤風。欲令而寒由不去。溫暄不正。春正失時。少陰不遷正。即冷氣不退。春冷後寒。暄暖不時。民病寒熱。四肢煩痛。腰脊強直。木氣雖有餘。位不過于君火也。太陰不遷正。即雲雨失令。萬物枯焦。當生不發。民病手足肢節腫滿。大腹水腫。填臆不食。殮泄脇滿。四肢不舉。兩化欲令。熱猶治之。溫煦于氣。亢而不澤。少陽不遷正。即炎灼弗令。苗莠不榮。酷暑于秋。肅殺晚至。霜露

不時。民病痰癯。骨熱心悸。驚駭甚時。血溢陽明。不遷正。則暑化于前。肅于後。草木反榮。民病寒熱。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熱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勁未行。肺金復病。太陽不遷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殺霜在前。寒水于後。陽先復治。凜冽不作。零雲時時。民病溫癘。至喉閉。噤乾。煩燥而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猶治天氣過失序。與民作災。

[註]

此詳言新司天未得遷正。以舊司天未得退位。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四節。

帝曰。遷正早晚。以命其旨。願聞退位可得明哉。岐伯曰。所謂不退者。即天數未終。即天數有餘。名曰復布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瘟疫。疰癘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乾引飲。少陰不退位。即溫生。春冬熱。蟲早至。草木發生。民病膈熱。咽乾。血溢驚駭。小便赤澀。丹瘤癰瘡。瘍留毒。太陰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時。坎昏布作。溫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飲不下。泄注淋滿。足脛寒。陰痿閉塞。失溺。小便數。少陽不退位。即熱生于春。暑迺後化。冬溫不凍。流水不冰。蟄蟲出見。民病少氣。寒熱更作。便血上熱。小腹堅滿。小便赤沃。甚則血溢。陽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榮。寒熱間作。民病嘔吐暴注。食飲不下。大便秘燥。四肢不舉。目瞑掉眩。

[註]

此詳言舊司天未得退位。則新司天未得遷正。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五節。

帝曰。天歲早晚。余以知之。願聞地數可得聞乎。岐伯曰。地下遷正升。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產化萬物失時之化也。

此言司地之未得退位。還正由于司天之未得退位。還正而天時民病。當與司天同也。

帝曰。公聞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經緯。天地數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時不節。即生大疫。注玄珠蜜語云。陽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計有太過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過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室。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可還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以作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况黃鍾不應太室。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巳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一。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即下巳卯未還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巳下有合也。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故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然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還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以作右間。即天太陰。而地厥陰。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上勝。故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即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巳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一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還正。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

治法如前。假令庚辰陽年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也。陽明猶尚治天地以遷正。太陰司地去歲少陰。以作右間。即天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巳相會。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應。火勝熱化。水復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惡。推本年天數。及太一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應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未得遷正者。即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壬失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治法如前。假令壬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者。雖交後壬午年也。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丙甲少陽。以作右間。即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會。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也。即蕤賓之管。太角不應。金行燥勝。火化熱復。甚即速。微即徐。疫至。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壬至午。且應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遷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見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壬失剛。亦木運小虛也。有小勝小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風疫。法治如前。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如丁未天數太過者。雖交得戊申年也。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去歲壬戌。太陽以退位。作右間。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水勝。故非太過也。即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應交司而治。天即下癸亥。未得遷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者。見戊癸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壬失剛。見火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也。後三年化

癆。名曰火癆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世之

接凡言治法如前者皆如前篇刺肝俞等穴之謂

註此詳言剛柔失守之義也。釋義見前篇第六節。

黃帝曰。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可得聞乎。岐伯曰。人之五臟。一藏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至也。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過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過驚而奪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君。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過飲食飽甚。汗出于胃。醉飽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為諫議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巳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木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于肝。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已上五尸守者。天虛而人虛也。神遊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謂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圓也。非五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

位故也。此謂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馬注此詳言人有二虛。及感天虛。則為三虛。乃五神失守。即神光不圓。而尸鬼衆邪犯之。皆致暴亡也。

第八節